多之故矣余守其地始而僕僕於簿領既而思所以重訂之而以其事之重且大也未敢以率易爲之久之懼其書之龐雜而乃與

其地之積學淹博者商之以有是役也然而余猶竊竊然懼夫不克勝任以滋口而滋惑徵虛其心廣求其人以董其事以巽其成